

语言研究集刊

第三辑

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科
《语言研究集刊》编委会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研究集刊·第三辑/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科《语言研究集刊》编委会编选.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7
ISBN 7 - 5326 - 1995 - 8

I. 语... II. 复... III. 汉语—研究—文集 IV. H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5604 号

语言研究集刊

第三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www.ewen.cc www.cihai.com.cn

上海美术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 960 1/16 印张 25.25 插页 1 字数 400 000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326 - 1995 - 8/H · 276

定价: 58.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 021—64065682

《语言研究集刊》编委会

编 委 李熙宗 游汝杰 杨剑桥

戴耀晶 傅 杰

本辑执行编辑 杨剑桥

责任编辑 宦荣卿

封面设计 杨钟玮

目 录

- 19世纪中期上海话的后置处所词 游汝杰(1)
英国传教士 J. Edkins 在吴语语言学上的重要贡献——《上海方言口语语法》评述 钱乃荣(13)
客闽方言里江东不分的语音层次 严修鸿(45)
山西晋语反复问句的中置成分 郭校珍(55)
《金瓶梅词话》中的吴语词 谭兰芳(66)
- 被字句主语在篇章中与上下文的关系 范 晓(83)
三个平面理论及全句修饰语分析 陈维昌、邢 欣(101)
论话题和主语 张新华(110)
现代汉语形容词的量性特征 温锁林、武玉芳(129)
说“SV 得 NV”句 张豫峰(157)
“数词 + 单音节形容词 + 名词”的功能分析及歧义消解 霍四通(169)
“没 + 能 + VP”构式的认知解释 宋永圭(176)
- “一声之转”与同源词研究——汉语语音史观之二 杨剑桥(188)
“因声探源”的途径 孙锡信(202)
“V + 了 + O”格式来源的再探讨——兼论事态助词“了”的来源 梁银峰(215)
《孟子》“巨履”、“小履”新解 张 觉(238)
《三国志》疑难语词笺释 王文晖(247)
- 概括是必要的,归纳是无效的 朱晓农(261)
语言对自身的指称 刘大为(267)
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历史批判及其现代意义 申小龙(291)
叶尔姆斯列夫的语符学理论 徐志民(318)
“功能域”及其划分与语体的分类 李熙宗(332)

轻重音与歧义消解实验研究 张燕春(348)
听力障碍儿童单元音实验研究 杭丽滨(360)

从合逊《广东对话》看十九世纪中叶广东的语言、文化和
社会 邹嘉彦(371)

Contents (390)

稿约 (399)

19世纪中期上海话的后置处所词

游汝杰

摘要 本文主要根据三种西洋传教士著作,讨论 19 世纪中期上海话的后置处所词:场化、墟头、荡和拉等。它们的前接成分各不相同,语义也有所不同。本文还将上海话和温州话的后置处所词进行比较研究,认为上海话的“荡、拉”和温州话的“宕、拉”是同源词。

关键词 上海话;处所词;吴语

吴语里有一类不能独立使用、只能后置于代词或名词表示处所的词或语素,可以称为后置处所词或后置处所语素,例如温州话:“书是我^拉(书在我那儿)”;绍兴话:“小毛^拉爷(小毛家父亲)”。这两个例句中加方框的即是后置处所语素。这一类处所词在现代上海话里已罕用,但在西洋传教士记录的 19 世纪中期的上海话里常见,它们是场化、墟头、荡、拉。

一、文献简介

本文主要根据下列三种西洋传教士著作,来讨论 19 世纪中期上海话的后置处所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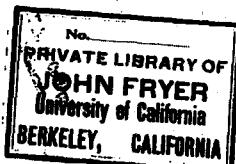
第一种:Benjamin Jenkins 所撰的 *Lessons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1850 年)。书前扉页有用钢笔写的英文题签,内容为:“Lessons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from Ollendorff Systems. Romanized words on Keith's system. Supported & have been arranged by Dr. B. Jenkins, Shanghai, about 1850.”题签应是装订者或收藏者所为。扉页上并有一方印章,曰:“Private Library of John Fry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California”。由此可以推测,这一稿本可能最初是傅兰雅的私人藏书,后捐赠给加州大学(伯克莱)^①。此

书本无书名,笔者根据扉页题签和全书内容,将其命名为《上海话功课》。作者不详。此书是毛边纸毛笔手抄本,高22厘米,阔27厘米,纸张对折成一叶,两面用毛笔写字。全书分六卷合订成一本,共三十一课。第一册为第一日功课至第八日功课,第二册为第九日功课至第十五日功课,第三册为第十六日功课至第十九日功课,第四册为第二十日功课至第二十三日功课,第五册为第二十四日功课至第二十七日功课,第六册为第二十八日功课至第三十一日功课。书脊上有“上海土白”四字,可能是藏书者傅兰雅(John Fryer)所题。每课每句都先出汉字,再用罗马字和另一种拼音符号逐字翻译。课文内容据 Ollendorff 系统,罗马字据 Keith 系统,拼音系统据 Crawford 系统。这种拼音系统是以方块汉字的笔划为基础创制的^②。全书约有一半有用钢笔手写的英语译文,写在插页上,夹在一叶的中间。全书不标页码。据笔者点算结果,各册页数及六册总页数如下:89页+89页+89页+100页+99页+104页=570页。无标点符号。方块汉字约有27500个。除一般通用的汉字外,有个别方言字,如“伲”(你们)、“囡”(小孩)等。并有个别方言同音词,如“邱”(差、坏)、“一颤”(一点儿)。用发圈法标单字调,不标变调。声母分尖团,如枪 tshiang, 心 sing。入声韵尾分 -h 和 -k 两套,如笔 pih, 只 tsak。此书今藏赵元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东亚图书馆,1997年秋天笔者到访时将其复印带回。书前扉页的复印件见图1。为便于了解此书正文的格式,兹将第四课最后一页复制为图2。

第二种: J. Mac Gowan, *A Collection of Phrases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3p, 1862.24cm. 书前有序说明写作目的,即为初学者所写。全书按话题分为二十九课,如家务、数目、商业等。课文前有罗马字母标音说明,如 h 前的 a 很像 mat 中的 a,主要说明元音,对辅音只是简略交待很像英语(除 j 像法语之外)。每课先出中文,后出罗马字。不标声调。无标点符号。入声分 -h -k 两套,如角 kok、一 ih、百 pak、国 koh(p. 98)。一些字的用例:“有巢氏教人担木头做仔窠巢劳住垃墉(hay)”(p. 175);“茶壶里倒点滚水墟(heh)”(p. 8);“帽子要戴来端正正”(p. 9);“鞋子要刷得亮”(p. 8);“镜子垃垃那里块买?”(p. 8)。这是正式出版的最早的用西文写的上海话课本。作者为传教士。原书无中文书名,可译为《上海方言语句集锦》。

第三种: *Lecons ou exercice de langue chinois. Dialecte de Song - kiang*, 1883,

Lessons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from Allendoff Systems.



此件藏于加州大学图书馆
系图书馆
一九一七年秋月

Romanized words on Kaito's System
short hand by Crawford's System

Supposed to have been arranged by
Dr. B. Jenkins. Shanghai about 1880

图 1

儂	有	啥	趣	个	物	事	唔
的	为	化	革	下	打	小	打
MOONG	'yu	SA	ts'U-kuk	MEEH-Z'	Va		
嘸	哈	啥	趣	个	物	事	
SA	ts'U-kuk	MEEH-Z'					
儂	渴	呢	餓				
MOONG	Koh	lie	ngoo'				
				我	餓		
				ngoo	ngoo'		

第 五 日 功 課
力 月 小 乃 乙
De'ung nih koong koo'

图 2

Zi - ka - wei(徐家汇)。全书用法文写。书前有序。全书分为四十课,前十课按词的语法类别分,即代词、实词、量词、数词、比较、程度、连词(分两课)、介词、疑问和否定词,后三十课按话题分,如人体、建筑、家具、时间、金钱、宗教仪礼等。课文前有缩略语说明,而无标音说明。每课先出中文,后出罗马字,最后为法文译文。用发圈法标入声。入声不分阴阳,也不分-h-k两套。用传统的句逗符号。这是正式出版的唯一用西文写的松江话课本。作者为传教士。原书无中文书名,可译为《松江话课本》。

本文例句取自第二种文献的,在例句后加括注(sh1862),取自第三种文献的,在例句后加括注(sj1883),取自第一种文献的,例句后不加括注。所有例句的标点符号为笔者所加。

二、后置处所词分述

上述三种文献所见后置处所词有四个:场化、墟头、荡、拉,本节举例分述它们的用法,即在语法和语义结构上与哪些前接成分相搭配。“物主名词”和“非物主名词”是从语义的角度区分的名词类别。“物主名词”仿自“物主代词”(possessive pronoun),意谓此类名词所指有可能拥有财物,例如:哥哥、医生、邻居、百货店、纺织厂等。“非物主名词”则不可能拥有财物,例如:桌子、窗户、衣服、树木等。

(一) 场化(dzang hau)

1. 人称代词+场化

垃拉我场化。到我场化来。

到侬场化。

垃拉伊场化。到伊场化去。

垃拉伲场化。到伲场化来。

垃拉伲场化。到伲场化去。

垃拉伊拉场化。到伊拉场化去。

垃拉别人场化。到别人场化去。

2. 疑问代词+场化

烘物事人要想到啥场化去?

要到乡下去。

船停拉啥场化？(sh1862)

垃拉啥人场化？到啥人场化去？

依要想到啥人场化去？

我勿到啥人场化去。

3. 物主名词 + 场化

垃拉朋友场化。

依想到我场化呢啥？勿是，到我阿哥场化去。

船主垃拉屋里否？勿垃拉，到伊兄弟场化去者。

一封信伲相帮人肯担到我爷场化去否？只怕肯个。

伲儿子有胆量到船主场化去否？胆量伊有个，独是呒工夫。

依是要差人担物事到皮匠场化否？是要担鞋子去。

牵之伲儿子咩是到郎中先生场化去否？

伲邻舍日多到花旗国人场化去否？日多去个？

4. 形容词 + 场化

别场化。

勿拉别场化。

勿到别场化去。

(二) 墟头(ha" du/han deu)

1. 人称代词 + 墟头

依可以领我到伊墟头去否？可以个。

到明朝我又到伊墟头去。(Sh1853)

依要到伊墟头去打听打听看。(sh1862)

2. 物主名词 + 墟头

乡下人背之袋咩到啥人场化去？到伊爷墟头去。

郎中先生几时到伲阿哥墟头去？今朝。

依肯差小囡到郎中先生墟头去否？肯个。

依吃早饭前头是到我爷墟头去否？是到伲爷墟头去。

依到伲爷墟头只怕忒晏者。勿晏个哩。

依肯差伊到我爷墟头去否？

3. 非物主名词 + 墟头

放拉那里荡。

放拉火炉墟头个角角里。

河墟上姥勿深杀个。(sj1883)(?)

(三) 荡(dong/daong)

1. 人称代词 + 荡

我伲荡生意轧实个。(Sh1862)

我伲荡老小无欺。(Sh1862)

伲荡秤量准作个呸。(Sh1862)

伲荡烙铁有勿有?(Sh1862)

2. 疑问代词 + 荡

那里荡? 那里头? 哪场化?

做生意人拉拉那里荡? 垃拉栈房里。

相帮人拉那里荡? 垃拉栈房里。

放拉那里荡? 放拉火炉墟头个角角里。

格末铜钱侬放拉那里荡? 垃拉账房里。

3. 指示代词 + 荡

此地荡。

登拉屋里。登拉此地荡。登拉第头。

第荡生意呒得啥讨价还价个。(Sh1862)

第荡过去有一个山头。(Sh1862)

4. 物主代词 + 荡

判官垃垃圾净王荡掌管善恶簿个。(Sh1862)

长毛荡肯通商唔?(Sh1862)^③

客人荡还要加两样点心,一样浇花鸡蛋糕,还有一样花篮糖。(Sj1883)

5. 非物主代词 + 荡

第块一个窗荡要砌没伊。(Sh1862)

炭茅荡。(Sh1862)

(四) 拉(la)

物主名词 + 拉

依担拉个书是我个伲邻舍拉个? 是邻舍拉个。

依担拉个书是啥人个? 是邻舍拉个。

第个说话依拉啥场化听着个? 拉邻舍拉听着个。

弥撒前，教友拉要念经。（Sj1883）

菜油末勿但正是烧小菜里用拉，就是夜里上火咁女眷拉抹头，併用得着个。（Sj1883）

第个几样末，客人拉也好用个。（Sj1883）

三、后置处所词综合比较

上述四个处所词在语法功能上的分布，即前接成分比较，见表1。它们在语义上的分布见表2。

表1 后置处所词的分布比较

	+人称代词	+疑问代词	+指示代词	+物主名词	+非物主名词
场化	+	+	-	+	-
墙头	+	-	-	+	+
荡	+	+	+	+	+
拉	-	-	-	+	-

* + 表示可以后置于此类词。- 表示不可以后置于此类词。

表2 后置处所词的语义比较

	场所	那儿	家
场化	+	+	-
墙头	-	+	-
荡	+	+	-
拉	-	+	+

* + 表示有此义。- 表示无此义。

就前接成分来说，这四个处所词的共同特点是都可以后置于物主名词。在这四个处所词中以“荡”的分布最为广阔，可以后置于表1所列的所有五个词类。“拉”的分布是最为狭窄的，只能后置于物主名词。而“场化”不能后置于指示代词，“墙头”不能后置于疑问代词和指示代词。

“场化”有“场所”和“那儿”两义。后一义从前一义虚化而来。“墙头”

只有“那儿”一义。当后置于人称代词和物主名词时，“场化”的“那儿”义及其用法跟“墟头”相同。例如：

牵之𠂇儿子咁是到郎中先生场化去否？

勿是到郎中场化去，到我朋友场化去。

郎中先生几时到𠂇阿哥墟头去？

今朝。

依肯差小囡到郎中先生墟头去否？

肯个。

“拉”有“那儿”和“家”两义。

“拉”的“那儿”义和用法跟“荡”相同。例如：“我想要用第一样大英火腿批片头，**客人荡**末圆圆火腿，第二样末燶羊肋膀，第三样小炒鸽子，第四样油焰芋艿圆，第五样烘野鸡扦表粉，第个几样末，**客人拉**也好用个，**客人拉**再加五样，三样肉，两样素小菜，拜对，小炒兔子，烘羊腿，黄汤包心菜，炒胡萝卜，生菜末要用包心生菜，克来沫呢，用蛋沫克来沫，**客人荡**还要加两样点心，一样浇花鸡蛋糕，还有一样花篮糖。”(Sj1883)^④这段话中“客人拉”和“客人荡”用法相同。

“拉”有“家”义，所以可以后接表示“场所”的“场化”或“荡”，例如：

𠂇爷是要到依阿哥场化去否？

勿是，到**邻舍拉场化**去。

到**亲眷拉荡**去望病。(Sj1883)

四、温州话和上海话后置处所词比较

温州话里的后置处所词有两个：“拉”和“宕”。它们跟上海话里的“拉”和“荡”用法相同或相近，应该是同源的。

(一) 温州话后置处所语素“拉”[la0]

处所语素“拉”后置于人称代词或物主名词后，使前边的人称代词或物主名词带有表示处所的意思，即表示“……家里/那儿”的意思。“拉”在词或句子中读轻声。词源和本字未详。

1. 人称代词 + 拉

书在我拉。(书在我那儿/家里。)

渠拉屋里养金鱼个。(他家养金鱼的。)

大家人沃走你拉吃饭。(大家都到你家里吃饭。)

秤自拉有个,勿用走别人拉借。(自己家里有秤,不必向人家借。)

2. 物主名词 + 拉

簿儿还是先生拉。(练习本还在老师那儿/家里。)

该日黄昏阿德宿舅舅拉困。(今晚阿德在舅舅家睡。)

我徕走先生拉拜年。(我们到老师家拜年。)

阿光是我拉屋里着棋。(阿光在我家里着棋。)

这些句子中的“拉”不是处所代词。处所代词另有“该里”或“该抵”(这儿)和旁搭(那儿)等。“拉”在句中读轻声,不能单用。处所代词在句中不可读轻声,可以单用。温州的后置处所语素“拉”跟上海话里的“拉”语法功能和读音相同,应该是同源语素,但词源和本字未详。其实别的吴语也有这个后置处所语素,例如宁波话:“葛把椅子是阿姨拉个。”其中“阿姨拉”即“阿姨家”(例见吴新贤《宁波方言研究》,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6年)。《汉语方言大词典》对这个后置处所词释义如下:“后缀,置于亲属称谓或表示人的名词后,表示‘家’。吴语。上海[la53]:姆个小囡是阿姨拉个。这个小孩是阿姨家的。”

笔者曾主张温州话里的后置处所词可能是古台语的底层遗存,因为壮语里也有一个处所词,读音是 laŋ1,语义和用法相同(游汝杰 1980)。但是后来发现在某些浙江中部吴语里,“拉”还可以后置于非称人的名词后,表示处所,例如“树拉”意即“树那儿”。就此而言,“拉”更可能跟另一个常用的后置处所词“搭”同源。在吴语里“拉”[la]和“搭”[ta]在语音上常常可以互换,例如温州话“坐搭”(坐着)也可以说“坐拉”。

(二) 温州话后置处所语素“宕”[duɔ̃ 4]:

处所语素“宕”,后置于指示代词、疑问代词、非物主名词、动词,表示“……地方”的意思。

1. 指示代词 + 宕

般宕 kau7duɔ̃ 4 这儿

孔宕 hau3duɔ̃ 4 那儿

2. 疑问代词 + 宕

若宕 niau8 duɔ 4 哪儿

3. 名词 + 宕

鸟烟宕 uiliduo 4 旧时供吸食鸦片的烟馆

大毛宕 dyan6mə2duɔ 4 妓院

后宕 fiau4 duɔ 4 旧式房屋中堂的后半部分,与前半部分有板壁隔开

4. 动词 + 宕

吃饭宕 tshɿ7va6 duɔ 4 饭厅

赌宕 døy4 duɔ 4 供赌博的场所

“宕”是不能独立使用的粘着语素,除了用作上述后置的处所语素外,还用于“屋宕”[u7 duɔ 4](房子),又用于意谓“处所”的“宕地”[duɔ 4 dei6]或“地宕”[dei6 duɔ 4]二词,上海话的“荡”也是不能独立使用的粘着语素,除了用作后置的处所语素外,还用于意谓“处所”的“户荡”[fiu6də6]一词。研究温州方言的著作历来将这个处所语素用“宕”字记录,广韵去声宕韵定母徒浪切:“宕,洞屋。”《说文》:“宕,一曰洞屋。”段注:“四周无障避也。”与今温州话义略合而调不同,此字《广韵》收在去声,但在温州方言中从两字组变调规律来看,“宕”读阳上声,与上海话的“荡”音韵地位(宕开一上荡定徒朗切)完全相同。在明清时代的吴语文献里,义为“地方”或“池塘”的“荡”字间或也写作“宕”字。例如:“谓何处曰喇里,谓所在曰宕子。”(重修《靖江县志》5卷)“以大竹筛浸西瓜,四浸宕里。”(《陶庵梦忆》6卷)今黄岩话称“附近”为“宕里”[dɔ24li13 - 31]。

五、“塈头”的读音和词源问题

在同时代的苏州一带吴语文献里也可以找到“塈头”的“塈”,只是写法有些不同:

“四邻八舍阿哥兄弟朵,隆兴当檣汪先个人娘贼,无法无天欺我钱笃筈噏。”(清弹词《描金凤》8回)

“介末个冷德龙虽则官家公子,面皮撞老赤得及。”(清弹词《文武香球》24回)

“我想吃子撞酒壮壮胆,杀只娼根。”(清弹词《文武香球》58回)

以上三例引自石汝杰、宫田一郎主编《明清吴语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编者认为此词“发音尚难确定”。

“墟头”的“墟”的读音,《上海话功课》记为 ha^n ,《上海话课本》记为 han ,《松江话语句集锦》记为 ai (墟 Ai. Dedans.)。“墟”用作体助词时,《上海话课本》记为 hay ,与“来”字同韵:“茶壶里倒点滚水墟。”

《上海话功课》将咸摄和山摄字的韵尾一律用前鼻音记在音节的右上角,例如:

咸摄:担 ta^n 斩 tsa^n 三 sa^n 点 te^n

山摄:钱 de^n 剪 tse^n 颜 nga^n 盘 pa^n

可能作者认为这些字都读鼻化音,“墟”也读鼻化音。《上海话功课》则把这些字的韵尾一律记为前鼻音。但“墟”用作体助词时(“茶壶里倒点滚水墟”),《上海话课本》记为 hay ,与“来”字同韵,不带韵尾。后出的上海方言著作将这个处所词记为“海”,显然韵尾已脱落。从这个处所词的字形、记音和今音来看,原来应有鼻尾,后来脱落。至今在有些北部吴语中此词仍然读鼻化音,如绍兴音: $hē$,写作“亨”。

“墟”字见于《广韵》去声震韵徐刀切:“石似玉。”“墟”字见于《广韵》上声轸韵即刃切:“《埤仓》云孟也。”墟字不见于《广韵》。字义与处所词“墟”无关。在后出的上海话著作里“墟头”通常写作“海头”。“墟”的词源或本字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六、结语

(一) 在西洋传教士记录的19世纪中期的上海话里常见的后置处所词有场化、墟头、荡和拉。它们的前接成分各不相同,语义成分也有所不同。

(二) 上海的“荡”跟温州的“宕”应是同源语素。

(三) 上海的“拉”跟温州的“拉”应是同源语素。

(四) “墟”的词源或本字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许宝华、宫田一郎主编(1998) 《汉语方言大词典》,中华书局。

钱乃荣《上海语言发展史》(2003) 上海人民出版社。

游汝杰(1980). 温州方言的语法特点及其历史渊源, 载《复旦学报增刊·语言文字专辑》。

游汝杰《西洋传教士汉语方言学著作书目考述》(2003)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附注

- ① 傅兰雅(John Fryer) 英国人。1839年8月6日生于英国肯特郡海德城贫穷的牧师之家。他从小向往中国。1861年自伦敦海格伯里师范学院毕业后, 他受英国圣公会的派遣, 到该会所属的香港圣保罗书院任校长。两年后, 北上京师任同文馆英文教习。又过了两年, 转任上海英华学塾校长。在港、京、沪等地, 他很快掌握了当地的方言。傅兰雅虽受教会派遣, 但对传教兴趣不大, 因而时与圣公会矛盾。1868年5月, 他辞去英华学塾之职, 脱离教会, 应上海制造局聘任, 从事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译工作。在制造局, 傅兰雅口译的译著达113种, 其中95种已刊, 18种未刊。在已刊95种译著中, 数学9种, 物理4种, 化学与化工12种, 矿冶10种, 机械工程9种, 医学4种, 农学3种, 测绘地图5种, 军事兵工15种, 其他技术10种。这些大量的译著, 有的是对有关学科的首次系统介绍, 有的则为已翻译介绍过的学科提供了新的较好的译本。比如, 《决疑数学》、《声学》、《电学》、《化学鉴原》、《西药大成》等。自1875年起, 他积极参与了创建上海格致书院的事务。1876年, 他编辑创办了第一种中文科技期刊《格致汇编》(1876—1892)。傅兰雅在制造局译书28年, 1896年赴美任加利福尼亚大学首任东方语文教授。1928年卒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城。
- ② 关于 Crawford 的拼写系统可参考 T. P. Crawford《上海土音字写法》, 上海, 1855年。22叶。此为上海话拼法入门书, 教人如何用 Crawford 创制的字写上海话。C. Keith 于1859年翻译的《路加福音》曾由 A. B. Cebaniss 用 T. P. Crawford 设计的语音符号转写, 于1872年出版。
- ③ 旧时民间称“太平军”为“长毛”。
- ④ 此例中的“拜对”是外来词, 来自法语 Paté, “馅心”的意思。原文是“Pa – tei. Paté, vou – au – vent”。此例中的“克来沫”也是外来词, 来自法语 crème, “奶油、乳酪”的意思。原文是“克来沫 Ke – lai – mo. ENTREMETS; CREMES.”。

(200433 上海,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